

书人访谈

本报记者 董嘉程

在短视频与AI(人工智能)不断冲击青少年读写习惯的今天,如何让年轻一代重拾文字的温度、找到真诚表达的意义,成为文学教育亟待回答的命题。为此,我们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张莉,从她的新书《给少年的文学课》谈起,探讨如何以当代经典作品为媒介,引导青少年在阅读和写作中触摸生活的温度。



以诚为笔 以心为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谈青少年阅读和写作

向大作家学习如何阅读和写作

读书周刊:您在《给少年的文学课》一书中选择了26位作家的37篇作品进行分析,其中大部分是当代作家,包括李娟、刘慈欣等近年来比较热门的作家。您选择这些作家作品有什么特别用意吗?

张莉:年轻人的阅读趣味其实在发生变化。我发现,5年前的学生喜欢的散文和最近不太一样,比如近几年大家都很喜欢李娟和汪曾祺。汪曾祺的语言松弛幽默,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美;李娟热爱大自然,她在《阿勒泰》里写妈妈、写外婆、写和小动物相处,都是贴合孩子日常生活的。作为老师,我们要注意到年轻人阅读趣味的变化,并据此调整我们讲解的书目。

观察中小学生的阅读我想到,为什么不和孩子们一起读他们当下喜欢的东西呢?我们应该把阅读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从他们喜爱的作家作品中选择适合讲解的,激发他们对作家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给少年的文学课》严格意义上不是评论集,它是有关中小学生学习如何阅读的文学地图,我所挑选的大部分是当代作家,如莫言、余华、王安忆、苏童、毕飞宇等。他们的作品大多还没进入统编教材,但他们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家,他们写的是我们活生生的生活,而且又是我的研究对象,所以我视自己为作家和青年读者之间的连接,我希望能帮助年轻朋友们更好地认识这些当代作家和作品,了解当代文学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读书周刊:比起日常阅读和写作积累,有些学生的目标仅仅是在考试中写出高分作文,并背好词好句或套作文模板,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莉:考试作文只是写作的一种,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知道,好的写作有很多种,好的表达有很多种。比如作家们写父亲就各有不同:迟子建在《好时光悄悄溜走》里写她和姐姐早上不起床,父亲就会问母亲大小姐二小姐还没起来,其实这是非常宠溺的称呼,接下来父亲满怀慈爱地感叹:可真会享福!你看,这是迟子建的父亲;朱自清在《背影》里写父亲爬过铁轨去给他买橘子,虽然现在的铁轨和那时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们会记得那是朱自清的父亲。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孩子们了解,写作的路径和方法有很多。很多写作的问题并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我们能否提供更多的参照、更多的阅读范本,要通过阅读鲜活的好作品调动他们内心真正的情感,写出带有体温和心性的文章。我选择的这些作品都是真正表达作者心性的文章,写的是日常的生活、日常的亲人、日常的风物。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让孩子们看到这些身边的美好,学会写下身边的美好。

在书中我提到了写作的要义:眼里有、心里有,笔下才有。如果爱妈妈,就要知道她喜欢吃什么、喜欢穿什么衣服、平常最喜欢说的话是什么。要思考妈妈是什么样的,不能套一个什么妈妈十全十美的模板。要写一个独特的人、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妈妈,就要用心去体会。

读书周刊:在阅读名家名作时,我有时会觉得作家写得太好了,我怎么也无法企及,反而会丧失一些信心。您觉得青少年是否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张莉:当我们意识到作家写得特别好时,才会热爱他的作品,然后要想着慢慢超越他。要读他大量的作品,也可以读他早期没成名的作品,发现他的破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识到作家写得不行,而是他太了不起,他早期的作品是这样,那他后来怎么变化的?他经历了什么?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所以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汪曾祺怎么写从文,叶兆言怎么写叶圣陶,萧红怎么写鲁迅;王安忆年轻时写邻居,迟子建写她的童年和少年,苏童小时候盯着水缸幻想里面有一个仙女。我们看到的大师们小时候或者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一面,其实这也是一种激励。

在书中带领大家看了这么多作家作品,其实都是走马观花式的引导,哪怕孩子们只对其中的一位作家感兴趣也是好的。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在年轻时代点燃他们的爱和热情,爱生活,爱世界,爱大自然,爱家人。

在「视觉时代」种下阅读的种子

读书周刊:在如今的读图时代,比起书本,青少年更容易被短视频吸引。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张莉:我觉得读图时代或者视觉时代的到来其实是大势所趋,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如何找到自己的生活就显得格外重要。人人都喜欢读图,但是人是有创造性和能动性的。我经常对年轻人说,不能永远跟着别人的图像,总有一天你们要创造一个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可以激发别人的头脑风暴,进而创造一个图像世界。

阅读是有挑战性的,它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你要做一个有创造性的人,就一定要从阅读和写作的挑战中获得快乐。这是一种隐秘的快乐,需要通过自己的热情慢慢去寻找。

我并不反对学生看视频,视频能给我们很多重要信息。但我也希望在年轻人心中种下一颗阅读的种子,这颗种子是充满美感和愉快的,它得到合适的时机就会发芽。也许一个孩子参加完高考,看了大量的图像作品,突然有一天想起汪曾祺,觉得还挺有意思,再重新去读他的作品,从中获得创造的乐趣,甚至像汪曾祺一样去写作,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是一个纸质阅读的爱好者。在纸上,我可以反复阅读,可以画线,可以折页,可以拥有作为读者的自主权,而电子媒体做不到这一点。视频会控制我们的时间,但是阅读不会,阅读可以使我获得心灵的解放和自由。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自由的选择权,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但不要对年轻人说你不应该这么做,而是说看,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你。我是非常相信我们的年轻人的。

读书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维。您觉得阅读文学作品、接触文学语言,会对青少年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莉:语言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世界观。所以把优美典雅的文学语言传递给青少年非常重要。说话文雅,其实也反映了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阅读文学作品其实是要培养学生们的语言的美感,希望青少年从陈词滥调或粗糙的网络用语中解脱出来。

文学教育实际上就是人的素养教育。我之所以强调阅读,因为我自己也是从阅读中获取养分的。即使没有人引领,你也可以在文学阅读中找到方向,要知道,这些经典是前人给我们指明的道路。沉浸式的深阅读会让人自信,会让人对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阅读并不是过时的行为,它和我们当下的生活紧密互动、息息相关,特别是阅读当代作家的作品。当我们的年轻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爱上阅读。

人工智能写不出人的体温和心性

读书周刊:最近DeepSeek(深度求索)爆火,它生成的文章已经非常流畅,甚至能超过相当一部分的写作者。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的写作还有必要性吗?

张莉:普通人写作,是为了确认自我,留下自己的情感和感受,这是AI替代不了的。AI可以生成光滑平整的机器文,但它没有人的味儿,不是真实情感的表达。

AI的到来会让我们反思: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文学阅读?为什么要强调眼里有、心里有,笔下才有?AI眼里没有、心里没有,但笔下有,只是,这个有,是杂乱的无数前人的感受,是机械的复制品。

即使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复制品很美,但我们依然要知道原创的意义,比如凡·高或者莫奈的画。正所谓,修辞学其诚,写作是我们确认自我的表达方式。如果让AI写我的妈妈,它完全可能比学生写得好,但那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妈妈,不是我的妈妈。AI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完美无缺的妈妈,甚或有许许多多缺陷的妈妈,但只有你自己笔下的才是真正的妈妈。你和她之间所有的情感联结,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甚至在你晚年时,它依然是有血肉的,是属于人的气息和人的温度。

相信DeepSeek比人写得好的人,可能写作观就有问题,只是认为文学就是码字。但文学不是码字,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创造一个世界,就像卡夫卡那样、像托尔斯泰那样、像鲁迅那样。鲁迅创作了祥林嫂、孔乙己,在鲁迅以前没有祥林嫂,没有孔乙己,但经由他的创造,现在成了经典文学形象,包括老舍写的骆驼祥子等,也是如此。大作家就是创造了文学世界的人。这种创造性是DeepSeek永远没有的,它可能创造出很多个像祥子一样的祥子,但那个祥子不是原创。

读书周刊:所以您认为,未来的作家想要在AI之外保持竞争力,核心在于创造性和真实感?

张莉:对,真正的作家要有创造性和真情。我想,未来AI肯定会改变一些文学审美,那些陈词滥调、官话套话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是AI写的。AI会让我们对什么是好作品的理解越来越清晰。将来程式化的写作肯定会被替代,好作家会越来越稀缺,类型化写作也有被取代的风险。但是,真正有创造力的人会更受尊重,因为作品要想吸引人就得有创造性。

今天,我们在AI时代讨论文学,看起来很传统、很老套,但实际上它是新的。这一点在未来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在AI盛行的时代,带着人的体温和心性的好文章何其宝贵、何其重要。

配图:①张莉近照。②张莉和学生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记者手记

走进文学院的时候,我多少有些忐忑。那年,我怀着每个文艺青年都曾做过的白衣卿相的梦想,以考生的身份走进北师大的校园,却早早折戟沉沙于教七楼的初试,甚至没有机会踏入文学院那栋楼的大门。

转瞬七载。时光像刽子,磨尽了我的少年气,又像凿子,戳破了我的文学梦。好在有机会从事采编工作,朝夕与书本相伴,日夜与文字为伍。

平静的生活下总是暗流涌动。AI掀起了时代的浪潮,厚积薄发的DeepSeek成了潮头弄潮儿正乘风破浪,像《逍遥游》里的鲲鹏;蝴蝶学鸟,却生怕被余浪打湿了翅膀。

谈起DeepSeek的时候,张老师跟我开玩笑说,编辑们要被考验了。我也笑着摇了摇头,它不会考证,总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但我确曾为此焦虑过。AI仅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仿佛从一名在作文选中七拼八凑的中学生蜕变为一颗转益多师的文坛新星。尽管它喜欢堆砌辞藻和胡乱编造的缺点也很快暴露在人们面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AI依旧会以一种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不断进化。

这正是我采访张老师的核心问题之一。张老师的回答很简单:为了确认自我。这是一个似乎理所当然,却又出乎意料的理由。可能我早已习惯于把写稿当作工作乃至日常的一部分,并没有思考过我想写什么和为什么要写的问题。

我多久没有为了确认自我而写作了呢?我想,青少年朋友们或许也是如此。不可能人人都喜爱写作,许多学生仅仅将写作当作语文考试的一部分;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表达欲,都有喜怒哀乐,都有难忘的事情,都有只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比起所谓的好词好句或高分模板,这些才是最珍贵的。

写作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正如张老师在《给少年的文学课》一书封面上写下的美好愿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写出带有自己体温和心性的好文章。

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位热爱文学,更热爱教书育人事业之人的共同愿望。或许我们未曾拥有五色彩笔,却完全可以做一名信使,把它送到欲书花叶寄朝云的孩子手上。

书房故事

书房的岁月情缘

杨林利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从小便爱看书。因为没有书房,书桌、床头、床尾都摆满了书,看过的书藏在阁楼,每一本都细心编上流水号,小小阁楼塞得满满的。每逢周末,爬上阁楼,清理一下,拍拍灰尘,随便翻翻。工作后,宿舍狭小,参考书摆满了书桌和抽屉,其他书籍无处安放,只好运回老家继续塞进阁楼。

婚后,租住在十三平方米的小巢里,家具电器塞得满满的,挤得人喘不过气,只得将不常用的物品束之高阁,藏在床下,倒腾腾出一块地方来。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精神食粮是不可少的。我精心设计了一个书架,各种书籍分类编排,每天归来,倚架翻翻,不知不觉时光飞逝。

书房也是婚房,挂满了条幅、字画,配以滴溜溜的时钟、叮叮当当的风铃、苍翠欲滴的水仙,优雅如兰,充满生机和绿意。房屋面向东方,每天早上第一缕阳光洒进小屋,开启新的一天。可以调吉他,阅名著,无麻将之乱耳,无辘辘之劳形,举手投足,悠闲自得。

购买新居后,第一件事就是满足多年愿望,配置一间书房。我在室内阳台打造了两个落地书架,一左一右,从地面到房顶,满满两面墙。紧邻窗户摆放书桌,徜徉书山学海,远眺莲城美景。书房不到五

平方米,却收容了人间万卷山河。在这私密的茧房里,堆叠的书脊切割光线,桌椅的棱角划出边界,投身这片小天地,心灵格外澄静。

读书不觉已春深,每天五点多钟起床,洗一把冷水脸,在小小的文化长廊里,研读笔记,圈圈点点,不知不觉,日出东方。静静的夜晚,在一排排书架前,轻轻抚摸那饱含墨香的书柜,随手取下几本书刊,感知文学动态,邂逅良师益友,激发灵感,催人奋进。我喜欢看报刊,每天都要抽出两三个小时,翻阅一遍,好的文章分类剪辑,好的标题、提纲、警句摘抄,为撰写公文提供思路,为文学创作积累素材。不知不觉,摘抄剪贴几十本,闲暇之余翻阅诵读,感悟语言文字魅力,陶醉其中,怡然自得。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书房这个学识世界,天地广阔,乾坤朗朗,春和景明。穿越时空,与仁人和志士对话,让人找到方向;与伟人和经典对话,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与文化和文明对话,内心更加坚定、自信、从容。阅读养颜、养心、养气,滋养灵魂,使人快乐常在。

朋友,如果你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请倍加珍惜,将它打造成知识王国,吮吸积极向上的营养,涵养凛凛如虹的正气,书写精彩绝伦的人生。

(作者单位:武汉市蔡甸区教育局)

教师读书论坛

为大学生绘制“阅读路线图”

蔡琳芬 刘寿堂

书目推荐是阅读推广的重要形式,具有鲜明的指导性、选择性与评价性。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加持下,当下的书目推荐呈现出多元面相。一方面,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豆瓣阅读小组等网络荐书平台异军突起,形成人人皆是荐书者的多主体开放格局;另一方面,读者频繁面对过量的荐书信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茫然加剧选择困难,催生新的阅读焦虑。高校教师应以其专业的阅读视野和素养,基于课程的教平台,精心为大学生绘制一张阅读路线图,助推大学生在阅读中成长。

基于课程教学。大学生基于课程的阅读除了具备一般阅读启迪智慧、获取新知、愉悦情感的功能外,更是一种超越悦读的学术探索,是通过读物与所在专业的先行者们的高频对话。教师受制于课时,一些重要范畴难以透彻展开,一些有价值的争鸣难以立体呈现。教师在课程教学中适时推介与知识相关联的书籍、文章、网站或数据库,就为学生沿途树起了实用的阅读指向标。这既拓展了课程的教学时空,也倍增了课程的信息量。

紧扣教材、同步教学进程的点对点式阅读路线图,能使学生的阅读与课程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实现了教与读的高度关联、教与学的高效互动。相反,在开课之初一锤子买卖式地推介书目,很容易躺在学生教材扉页睡大觉。聚焦经典著作。念兹始典于学。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都有很多立意高远、内涵深邃、结构严谨,经历了时间淘洗、接受了实践检验的经典佳作。它们是人类优秀的科技和思想的记录,是文明的直接载体,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学生的首选读物。阅读经典除了潜心研读原典外,别无捷径可走,应摒弃那些快餐式的经典解读文本。推介经典应包括著者、校者、译者、出版社等信息,教师应基于自己的专业学识和阅读体验择优推荐。与课程相伴的经典推介应力求精当,切勿贪多而失、务广而荒。

慎选网络读物。数字化阅读以文字、图像、视频链接等超文本方式呈现内容,移动阅读APP的点

赞、评论、转发等功能赋予阅读更多的社交价值。对于部分宅在网上的大学生来说,数字化阅读是主要的阅读形式。理性的荐书者和阅读者都应审慎对待网络读物。一方面,网络读物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粗制滥造的内容旨在博眼球、制造噱头,阅读价值极低,资本逻辑下的算法系统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流量变现。另一方面,大数据根据读者的浏览习惯生成读者画像,精准投喂其偏好的内容,可能使其沉沦在信息茧房中不能自拔。

敢于大胆说不。在漫漫阅读路上,总有一些坑让人防不胜防,比如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读一本价值不高的霸榜畅销书。教师应基于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充当学生阅读道路上的提灯人,尽警示告诫之责。复旦大学教授严锋曾列出一份“不必读书单”,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事件本身值得思考:荐书目的是导读,自然包括应当读的和不读的。对大学生来说,那些所谓的经典解读、成功学、心灵鸡汤之类图书,确属不必读之书;那些被商业包装的排行榜上的名家推荐者,也未必真有阅读价值。大学教师应以其专业眼光,为大学生披沙拣金,淘出优秀读物的同时,标记出可能的雷区。不推荐,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推荐。

青春正好读书。教师应通过各种途径敦促学生以强大的执行力把阅读路线图从纸面变为现实,伴随课程走过一段得新知、解困惑、养性灵的阅读之旅。教师应给予方法指导,有些读物尤其是外国学术名著,因其表达方面的文化差异而存在阅读障碍的时候,要及时答疑解惑;要不断给予学生情绪支持,鞭策学生跟上阅读进度。相关课程可以把阅读纳入考核,让学生带着任务出发。另外,教师也可以结合学校的各类读书社团活动,定期举办以课程为主题的读书沙龙,分享阅读经验,营造浓郁的阅读氛围。

(作者蔡琳芬系重庆商务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寿堂系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教改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导读的价值、原则与方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